



明代巾、簪之琐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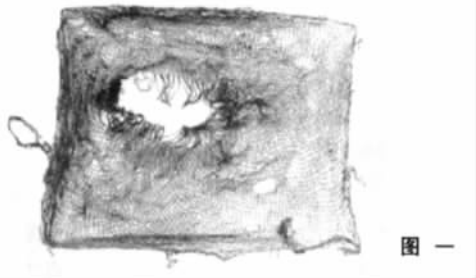


陆锡兴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网子与网巾

网巾是罩住头发的网状织物,它与巾帻、帽等配合使用。广义上说,类似网状的裹头纱都可以叫网巾或者网子。网子起源很早,至晚始于唐代。清周亮工《书影》卷九:“俗传网巾起于洪武初,新安丁南羽言,见唐人《开元八相图》,服者窄袖;有岸唐巾者,下露网纹。”唐代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内我们看到男装的女子都是戴的网巾,齐额,透明,下面有边子。宋元网子已经流行,元代赵孟頫的《沐马图》中的马夫头上裹的就是网子。网巾这个说法元代已经见诸诗歌。元谢宗可《网巾》:“筛影细分云镂骨,棋纹斜界雪丝干。”这首诗把网巾的方格纹组织说得十分清楚,网丝的轻盈描写得很生动。河北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发现网子一件,丝质纤维织成,菱形网格,收口处用黄色丝线穿结,中心有破洞,边缘残缺。直径12.5厘米,重1.5克(图一)。像一张方形的渔网,周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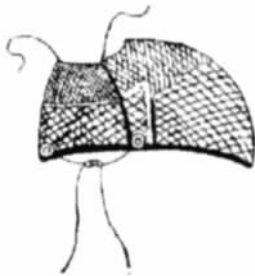
边穿线可以收缩,以便紧裹头发。鸽子洞网子是女子使用之物。《型世言》第三十七回李良雨男身变女后,“路上李良雨就不戴了网子,梳了一个直把头。”只是明代把女子之物只叫网子、网儿,不叫网巾。

史料记载,网巾为明代所创。明徐充《暖姝余笔》:“国朝创制器物前代所无者:儒巾、襖衫、折扇、围屏、风领、酒盘、四方头巾、网巾、水火炉。”

网巾在明代初年定制,由洪武帝亲自过问。《明史·舆服志二》:“先是,洪武二十四年,帝微行至神

乐观,见有结网巾者。翼日,命取网巾,颁示十三布政使司,人无贵贱,皆裹网巾,于是天子亦长服网巾。”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四“平头巾网巾”论之稍详细:“太祖一日微行至神乐观,有道士于灯下结网巾,问曰:‘此何物也?’对曰:‘网巾,用以裹头则万发俱齐。’明日有旨召道士,命为道官,取巾十三顶颁于天下,使人无贵贱皆裹之也。至今二物(另一为四方平定巾)永为定制,前世之所无。”网巾以轻盈、牢固为尚。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网巾以马鬃或线为之,功虽省,而巾冠不可无矣。北地苦寒,亦有以绢布为网巾者,然无屋总不可见人。”网巾是由马鬃、丝线等牢固的纤维结成,也用罗、绢制成。根据《三才图会》的网巾图像,网巾像鱼罩,上小下大,下端网口有边子,边子的两侧有两个对称的巾圈,有带子从边子出经过小环可相交系结,收紧边子。上端网口亦有两绳,可以扎紧发髻。上下固定,使得头发不会散乱(图二)。上世纪50年代发掘定陵,在万历帝头部有一个网巾盒,盒内

出土网巾十二件。用生丝编成菱形网格结构,是截尖圆锥体,下口以绢绦带缘边,两端缀丝绳,上口穿丝绳系结(图三)。下口绢边两端各钉宝石和猫眼石一颗,宝石有青色、红色的,有的镶嵌在龙纹金托内,也有圈形的嵌宝石金环。网巾上有小绢条:“上用纓子顶素网巾一顶”。所谓纓子大概指的就是绢边内的



图二



图三

丝绳。定陵实物与《三才图会》相比,基本形制相同,只是细节上有所简化而已。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古人幘之上加巾冠,想亦因发不齐之故,今之网巾亦其遗意。”戴网巾是为了保持头发的整齐,对端庄仪容是十分重要的。《明史·舆服志二》:“《会典》载皇太孙冠礼有云,‘掌冠跪加网巾’。”成人之礼后,居家外出都要戴网巾,在正式的场合,网巾之外再戴巾、帽。明代崇祯刻本《斥奸书》版画中官员自尽,把纱帽放在桌上,头戴着网巾投河(图四)。西门庆出门游荡,潘金莲的叉竿



图四

正是打在他的网巾上。《金瓶梅词话》第三回:“就是那日在门首,叉杆打了我网巾的,倒不知是谁宅上娘子。”日间戴网巾,只是睡眠前可以解开。《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九回:“晁梁还挣挣的脱衣裳,摘网子,要上炕哩。”晁梁上炕前摘除网巾。又第七十二回:周龙皋,“孙氏合程大姐扶到房中,娘女两个替他解衣摘网,放他在床上被内。”周龙皋不能自理,两个女眷替他解衣摘网巾,然后盖被入睡。网巾是上下扎紧使得除发髻以外的头发不会散乱,但是实际使用中往往比较随便,只在头额发髻部分裹住,因为上有发髻扎紧,散乱头发不多,就不扎上口绳子了。清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二:“相传明末时,人皆不愿戴网巾,或束发如帽,或裹网巾而不系带,谓之懒散巾。”明崇祯年刊《天工开物》为明代末年的版画,工人、农人大多戴网巾,



图五



图六

并设巾圈。有两种戴法,一种似上下口均扎绳,头发平整。这是通常的网巾(图五)。另一种扎下口不扎上口,是用网子展开裹住前额,向后收缩,直接扎在后脑近颈部的位置,受下方挤压,颈部以上的头发下垂并且鼓起,这是所谓的懒散巾(图六)。

巾环与巾圈

巾环是钉在头巾上的扣环,两个一对,成对使用。使用巾环在宋代已经形成风气,宋人的《大碓图》、《杂剧人物图》、《中兴四将图》、李唐《村医图》(图七),元代的永乐宫壁画,图上都有头巾上的巾环,孙机先生已经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我再进一步论述宋元明时期巾环的一些细节情况。头巾环子是一个统称,它包括了两个类别,一种是在头巾上使用,一种在网巾上使用,两者差别非常大。



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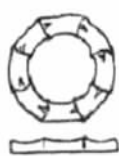
第一类头巾巾环。

古代的头巾显露在外面,与帽子的作用相似,环子也使用在帽子上,部位相同,帽环、巾环并无多大区别,不分彼此。著名的二胜环的故事是说的帽环。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绍兴初,杨存中在建康,诸军之旗中又双胜交环,谓之二胜环,取两宫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环,进高庙曰:‘尚御里。’偶有一伶者在旁,高宗指环示之,‘此环杨太尉进来,名二圣环。’伶人即奏云:‘可惜二圣环,且放在脑后。’高宗亦为之改色。”《文献通考·王礼十三》:宋高宗中兴大驾“长入祗候五十二人,合色头须,镀金帽环。”一个玉环,一个镀金环,环子不是偶见之物。元明以来,帽环依然是常见之物。《清平山堂话本·杨温拦路虎传》:杨三官人“青纱巾,四结带垂,金帽环。两边耀日。”“青纱巾”自然是巾,不是帽,但是用的环却叫帽环,可见当时并不严格区分巾环还是帽环。

从宋人的绘画作品中看到,头巾环子很大。宋代的头巾环子尚未发现,但是与两宋同时的辽金墓葬已经发现两件,稍晚的元代墓葬也发现一件。

扶余县一辽金墓内出土金环一对,外形呈八角竹节形,空心,外径约2.8、内径1.8、厚0.6厘米。原报告未说明用途,当是头巾环子(图八)。

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内发现金环一对,分别系在女子头巾的两侧。八角竹节形,面圆鼓,底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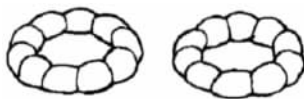
图八



图九

空。外径4.6、内径2.9厘米。杭州市元代鲜于枢墓内发现玉巾环一对,白玉碾成,面为连珠纹,底平。外径3.9,内径2.2,厚0.6厘米(图九)。

头巾环子的工艺装饰性非常强,具有较大的观赏价值。竹子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绘画题材,宋人就有画竹的作品。竹子也是器物常见的纹样,辽陈国公主墓内出土的白玉饰件,有一件荷花头用金链连缀的六件,除了剪刀外,觶、铤、刀、锥、勺的柄都是竹节纹,竹节鼓起,中间加刻两条横线。两座金墓的巾环都是竹节形造型,棱角分明,特别是扶余县一辽金墓的一件,竹节上还有芽结,十分逼真。鲜于枢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墓内的连珠巾环是一件精湛的白玉制品(图一〇)。连珠是成串珠子的形象,它是宋元以来常见的器物造型,多用于圈状饰物,上海松



图一〇

江南宋墓曾经发现过连珠纹的金钏。连珠纹巾环在元明的文学作品有所提及。《水浒传》

第七回:军官林冲:“头戴一顶青纱抓角儿头巾,脑后两个白玉圈连珠鬓环。”这“白玉圈连珠鬓环”,就类似鲜于枢墓内之物。鲜于枢墓的连珠巾环,珠与珠之间紧挨,其间仅有象征性的分割。还有一种纽丝环,纽丝就是绞丝,是用多股丝束绞合而成的一种造型,简单而有节奏感,产生旋转的动感。绞丝纹是圈环类饰品的常见造型,在春秋战国以来就在各种玉石、金属器物上使用。例如随州义地岗墓地三号出土三件,其中一件直径5、厚0.3厘米。平度界山一号汉墓出土纽丝玉环三件,分别直径4.3、4、4.5厘米。纽丝是常见的巾环造型。《水浒传》第四回:鲁达提辖“头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金环。”又第三十五回:石勇“裹一顶猪嘴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金不换纽丝铜环。”这种用金、铜制成,采用金属热加工技术,太原府是它的产地,此类至今没有头巾环子的实物发现。

头巾环子的外形是从实用角度设计的,使得观赏性和使用性得到统一。辽金、元的巾环大,为了减

轻分量,有的制成空心的。巾环无论连珠、竹节,还是纽丝都使得巾环产生有规则的凹槽,避免过于光滑,增加了附着力。同样这些巾环都是一面有纹样,一面光素,截面常采用扁平形,可以佩戴平服舒适,扶余县辽金墓的竹节金环造型就是很好的例子。元李致远《还牢末》“这一对匾金环与哥哥作谢礼。”《醒世恒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张员外打扮得一似军官“裹四方大万字头巾,带一双扑兽匾金环。”又破落户,“裹一头蓝青头巾,带一对扑匾金环。”《金瓶梅》第九十回:朱贵“头戴万字巾,胸后扑扁金环”。所谓扑扁就是捶扁,对于金银铜铁之类金属制品而言,白玉、宝石是琢磨成扁形的。

明代墓葬很少发现头巾环子,只有南京徐俯墓发掘报告指明是帽环:圆圈形金饰件两个,“系在乌纱帽后,系帽带用”。言语简单得不能再简单^①。明黔国公沐睿墓镶金玉环,内金外玉2件,直径2.8厘米(图一一)^②。这个玉环的用途,报告没有说明。根据它的大小,我推断它是头巾环子。《水浒传》第三十五回:吕方“头顶三叉冠,金圈玉钏”,“金圈玉钏”就是指这种环子。

明初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玉环两只,竹节形,中间有绢网系统^③。这是比较早的巾环,竹



图一一

节形,具有宋元以来头巾环子的风格。明代正德年间的戴缙墓,其头部缎质头巾(原称软帽)一件,缎带附小玉环两个^④。此两处的玉环估计是巾环,可惜没有说明更多情况,两墓均未指明尺寸。

元末明初的《水浒传》经常提到头巾环子,其中有些形制尚需探索。如第六十二回杨雄(两院押狱,市曹行刑刽子手)“带顶猪嘴头巾,脑后两个金裹银环。”金裹银环就是包金的银环,并不难理解。又第四十四回:杨雄“头巾环眼嵌玲珑”。在环子的眼中“嵌玲珑”,玲珑是透雕,即镂空雕刻,嵌玲珑意味着在环眼中有雕镂的饰物。明代画家商喜《关羽擒将图轴》中(图一二),关羽的巾环中心有嵌入的饰件。定陵万历帝的巾环也附带金圈中镶嵌宝石。又六十一回:燕青“戴一顶木瓜心攒顶头巾……脑后一对挨兽金环。”第七十六回:神行太保戴宗“鬓边一朵翠花娇,颧



图一二

鹇玉环光耀。”兽纹、鹇纹,形状较为复杂,即使在大环子上雕镂也无法表现,应该是一块有一定面积的玉有可能显示,所以它是类似玉屏风的饰件(参阅“万字头巾”一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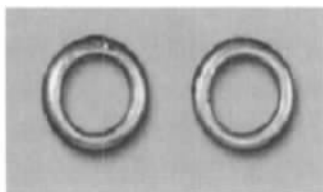
文学作品提到有“抓角儿头巾”“万字头巾”“猪嘴头巾”“攒顶头巾”“蓝青头巾”大多说的是武将所用的扎巾。《醒世恒言·小水湾天狐诒书》:“头戴一顶黑纱唐巾,身穿一领绿罗道袍,碧玉环正缀巾边。”又提到“唐巾”。应该说头巾环子可以使用在一切头巾上。有一种纯阳巾比较特殊,只用玉环。明屠隆《考盘余事·起居器服笺》:“纯阳巾亦佳,两傍制玉圈。”《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九回也说:“西门庆行礼叩坛毕,只见吴道官头戴玉环九阳雷巾,身披天青二十八宿大袖鹤氅,腰系丝带。”这恐怕是环、巾配套的习俗。

第二类是网巾圈。

网巾圈专门钉在网巾上使用,当时叫“网圈”。《醒世姻缘传》第六十一回:狄希陈开出合用之物,物件“计新巾一顶,新网巾一顶并金圈。”头巾、网巾和网巾圈三者一起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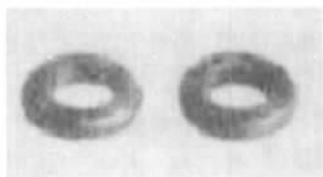
明代大力推广网巾,使得网圈得到充分使用。因此明代墓葬出土的网圈比较多,保存基本完整。经过粗略的检查,有下列几处:

梁庄王墓棺床发现金环两件,大小相等,光素无纹,直径1.1、内径0.2,厚0.15厘米,重3.6克(图一三)^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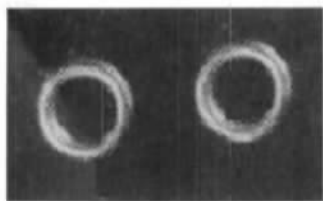
图一三

南京市明黔国公沐睿墓金环两件,原报告称金饰件,直径1.3厘米(图一四)^⑯。



图一四

明崔源墓金环两件,直径1.7厘米。均出在头骨上下(图一五)^⑰。



图一五

阜城廖纪墓金环一对,直径1厘米,原报告说“用途不明”^⑱。

湖北蕲春县西驿2号明墓男性墓主,头枕骨两侧有金环两件,环边缘突起,素面,

环径1.8厘米,共重3克^⑲。延安明杨如桂墓内金环两件,外径1.3、内径1厘米,重1.15克^⑳。南明代张守宗夫妇墓金环2件,直径1.3厘米,重2.9克^㉑。

张懋夫妇合葬墓黄色缎巾,金环两个,直径0.8厘米^㉒。

定陵万历帝出土的网巾也有圈形的嵌宝石金环^㉓。

网圈细小,直径最大为1.7厘米,最小为0.8厘米,一般在1厘米多,所以称作“圈”。分量不重,重者3.6,轻者1.15克,以上墓葬出土网圈都是金圈。银圈或者铜圈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使用。《金瓶梅》第十二回中说“谢希大一对镀金网巾圈,秤一秤,重九分半。”九分半折3.5克,在网巾圈内是重的。可是这不是金的,很可能是银质镀金的。明崔源墓银圈在头骨下,直径1.2厘米,可惜成双的网圈只剩一件^㉔。

头巾环子和网巾圈,不仅两者分量大小悬殊,而且使用的材料也有一定区别。网圈小而轻,使用黄金比较多,头巾环子会使用一些其它材料。头巾环子的承受力大,规格大,铁质坚硬,价格低廉,所以会有铁质巾环。宋佚名《百宝总珍集》卷六“减铁”：“减铁原本北地有,头巾环子与腰带。”减铁,就是嵌铁,在铁器上镶嵌银、铜之类作为装饰。元曲《黑旋风》中“皂头巾,环是减铁。”就是说的减铁巾环。元曲《勘头巾》中“芝麻罗头巾,减银环子。”减银就是嵌银,是铁环上嵌银,也是指的减铁环子。虽然头巾用白玉、碧玉,可是网巾圈很少用玉,出土的实物已经证明这一点。《鼓掌绝尘》第十五回:陈亥的失单有“素罗巾一顶、金挖耳一只、羊脂玉簪一只(有锦匣)、碧玉圈二副(白绫包)。”《醒世姻缘传》第17回:“说他皮箱里不见了一根紫金簪、一副映红宝石网圈。”这里的碧玉圈和红宝石网圈,虽然是贵重的物品,却很少使用。

巾环巾圈是为了辅助巾上的带子扎紧头巾。巾环钉在巾子上,巾带穿过环圈,找到一个支点,把巾带系紧,从而固定巾子。宋明之间,环圈大致在两个部位:一在两侧,一在脑后。宋代《大雉图》、刘松年《货郎图》、宋人《杂剧图》中,巾环在耳朵上方的脑袋两侧。在明代的《关羽擒将图》中,巾环就是在两侧。但是宋张端义《贵耳集》中。巾环“且放在脑后”,如果《贵耳集》说的是帽环的话,黑龙江阿城金代齐国王墓,夫人戴的巾,巾环分明在脑后侧的位置^㉕。《水浒传》第六十二回扬雄“带顶猪嘴头巾,脑后两个金裹银环。”巾环也在后面。虽然环圈在两侧、脑后都有,但是总的来说巾环两侧为多,而网圈在脑后

为多。安置在两侧的巾环,更加具有装饰性。

具体的使用办法,一种是穿过巾圈后,巾带经过前额、头顶,在穿过巾环到后脑系结。另一种如金代齐国夫人塌鸭巾那样,巾带在对面的巾环对穿打结,并不往前脑挂带。明代发明了网巾后,兼顾了力点和支点问题。定陵网巾做成上下开口的鱼罩状,上面系发髻,下面系网巾。按照《三才图会》的网巾图所示,网巾上设置左右两根巾带,上达发髻,下通巾的底边,上面两带相交在发髻处固定,然后通过网圈,下端巾带相系。湖北省武穴市张懋墓,墓主头上裹绸子网巾(原称睡帽,不确),巾后开叉,宽6.5厘米。距离叉口7厘米两侧各设金圈,巾边沿收边1厘米。钉36厘米黄丝巾带一对(图一六、图一七)^⑤。细观图像,网圈的位置在耳朵后侧,巾带在后脑穿过网圈打结后,绕到头顶的发髻处再扣紧打结。这样使得发髻在关髻后再紧紧扣牢,同时使得脑后的结更加牢靠。



图一六



图一七

当然,巾环、网巾圈都可以用其它东西替代的,如江苏泰州明徐蕃墓,徐蕃戴外帽内巾,纱帽高14、围56厘米,后面下方开深5厘米叉口,叉口两侧各钉缎带一根,宽0.4、长58厘米,叉口5厘米处。还各钉小缎带一根,是用缎带围圈代替网圈。而定陵万历帝的网巾上除了用金圈内加宝石珠子外,有的之用宝石作桩头,用于缠绕巾带,作用于网圈差不多。

万字头巾

中国古代头上戴的有帽有巾,以巾为主。巾原来只是软质纺织品制成,如纱、罗、缎、绒等,巾裹在头上,有的用带子扎住,防止脱落。明代用巾多于用帽,巾品类繁多,无非是有墙无墙,有檐无檐,方顶扁顶、上下收分等等,孙机先生有详细的论述^⑥。不过一种万字头巾,至今尚未有确切的认识。一种认为是卐字形装饰的巾。“上面绣有卐字形花纹的软帽。卐,音万,为万德吉祥的标志。”^⑦另一种认为是“万”字形的头巾。“这是一种形似繁体‘万’字的头巾,故名。”^⑧前一说完全是一种猜想,但后者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二“巾”：“万字巾”下云

“万字则上阔而下狭,形如万字”。以后诸家均都采用后者的观点。但是怎样像“万”字,到底是什么式样?没有实例可以印证,至今未有确论。

万字头巾又称万字顶头巾、万字巾,在明代小说中经常出现,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文献的描写来判断万字头巾的形式。

《水浒传》第4回:鲁达提辖“头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金环。”

可知万字头巾其实是万字顶的头巾,万(萬)字是体现在巾的顶端,顶端有万字形特征。顶端的截面呈万字,显然顶面不可能这样复杂,只可能是顶端的正面呈万字形了。但是仅仅是一个顶也不可能像“万(萬)”字这样凹凸,只能理解为像“万(萬)”字一样,顶端又高又宽。《醒世恒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张员外打扮得一似军官,“裹四方大万字头巾”。这个“四方”才是顶的截面形象,大万字头巾至少说明此巾的形制比较大。《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秦钟“又将几钱银子,置下镶鞋净袜,新折了一顶万字头巾。”巾是软质的织物,一般可以折迭,有些巾的式样是折出来的,“折了一顶万字头巾”这句话似乎是强调了折的重要,万字巾是折成的。《天水冰山录》“玉器”中有“玉螭虎耳万字杯”。万字杯和万字头巾都以万字命名,那么“上阔下狭”应当是两者的共同特征。杯子的上阔下窄比较容易理解,头巾的形状往往依照顶部形状命名。例如猪嘴头巾,就是顶部束成似猪嘴形。巾之上阔下窄就是顶阔而往下收缩,不过裹脑袋部位没有收缩余地,能收缩的部位只能是在顶下脑袋以上部分,上下两部分是实的,中间部分就是虚的。形成中间小,两头大的头巾,所说的“万(萬)”字轮廓是上下大,中间小,用它作为万字巾的形象比喻。明代的董其昌肖像中见到了这种头巾,整个头巾呈两头大中间小的“万”字形,前幅折成下小上大,顶部并有四角,整体形状似为六角形万字头巾(图一八)。《醒世恒言》中“四方大万字头巾”只是四角四方,恐怕是万字巾的一种。董其昌的头巾近耳朵两侧还有一对装饰玉件。这是巾环一类的饰品,不过不是环,而是有纹饰的玉片。明代范濂《云间据目抄·记风俗》言



图一八

嘉靖隆庆以来松江流行风尚,“丙戌以来皆用不唐不晋之巾,两边玉屏风一对。”董其昌松江人,生活在晚明嘉靖以后一段时间,所以这对玉饰很可能就是玉屏风。

元明小说中提到万字头巾还有多处:

《水浒传》第八回陆谦见虞侯,“头戴万字头巾,身穿领皂纱背心,下面皂纱净袜。”

又第二十九回武松“早起来,洗漱罢,头上裹一顶万字头巾,身上穿一领土色布衫。”

又第三十四回燕顺、王英、郑天寿三个好汉,“都戴一顶销金万字罗头巾”。

又第三十八回张顺“头上裹顶青纱万字巾,掩映着穿心红一点角儿。”

《清平山堂话本·错认尸》:皮匠之妻程五娘道:“我丈夫头戴万字头巾,身穿着青绢一口巾。”

《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却见一个后生,头戴万字头巾,身穿直缝宽衫,背上驮了一个搭膊。”

《金瓶梅》第九十回:“那李贵浑名为山东夜叉,头戴万字巾,身穿紫狹衫,销金裹肚,坐下银鬃马。”

戴万字巾的人物很多,有军官、官吏、好汉、商人,有平民也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员,包含了各色人等。其材料有罗、纱,有的用销金装饰,不分贵贱,基本是平时戴的头巾。不过小商人卖油郎戴万字巾是去会花魁的,不是平时服装,而是出客服装。大致上万字头巾是流行于中上层的巾,算是一种体面的穿戴。

古折簪子和古折戒指

《醒世姻缘传》第五十六回“狄希陈弟已送了寄姐一对玉瓶花、两个丝绸汗巾,寄姐回送了狄希陈一枝乌银古折簪。”作为礼品回赠的古折簪子是明代流行的一种新款簪子,基本的形状是,头端呈蘑菇形,簪身自头向尾渐细,直身,但近头端加大弯度,形成头、身的一个落差。很多情况是簪身一边持平,另一边弯曲,弯曲度较长。另一种整体成弧形,蘑菇头低于簪身。前者我们称之为直型,后者称之为弯型。

直型是常见形式:

定陵出土玳瑁簪 10 件 2 件 1 对。簪头饰玉托镶嵌宝石与珍珠。长 71~7.6 厘米。玉簪两件,1 件方锥形,上镶嵌覆斗形红宝石,长 9.3 厘米,另 1 件长 8.7 厘米。皆在万历帝棺内^⑧(图一九)。

上海浦东陆家嘴陆深夫妇墓出土玉簪 11 件,其中古折簪 2 件,1 枝白玉,1 枝青玉^⑨。

江苏省无锡市明龚勉墓,白玉簪,长 11.9 厘米(图二〇)^⑩。

松江工业区古林纸厂明墓出土白玉簪 1 件,蘑菇头长 9.6 厘米(图二一)^⑪。

南京郊区明墓发现 3 件碧玉簪,方体,平面仅有锯痕,似为半成品。长 8~11.9 厘米^⑫(图二二)。

南京郊区明墓发现白玉古折簪,基本形状与明龚勉墓玉簪相似。长 8.7 厘米^⑬。

明徐达家族墓螭虎纹金簪 1 件,簪头与簪身之间有一道沟。头端下通体螭虎纹,簪头锤打灵芝纹,长 11.5 厘米^⑭。

明沐叡墓(天启七年)琥珀簪 3 件,蘑菇头 2 件,一为通体饰龙纹,长 14.9、一为光素,长 12.7 厘米,方体 1 件,端部下弯,成为深槽长 12 厘米^⑮。

弯型比较少见:

中华门外明墓,金簪 2 件,通体锤打两螭虎纹,簪身弯度很大,长 11.8 厘米(图二三)^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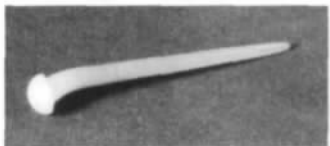
古折簪子有多种形式,变异类型之一,扁身,截面成弧形,头宽下窄。

南京江宁明墓金簪,簪身扁平,头端折迭,打成长圆形,长 14.5 厘米(图二四)^⑰。

长泾明蒋宜人墓,如意头金簪,扁身,1 件瓜棱头簪身饰荷花等纹,长 15.8 厘米,重 36.6 克;另 1 件头端嵌宝石(已经失落),长 14.3 厘米,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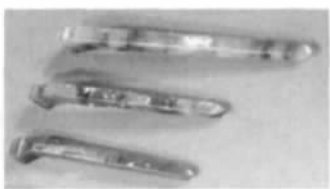
图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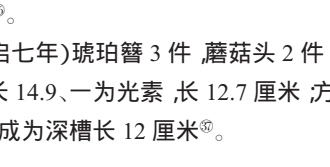
图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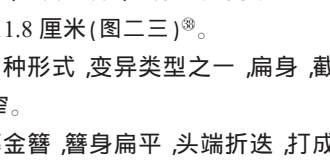
图二一



图二二



图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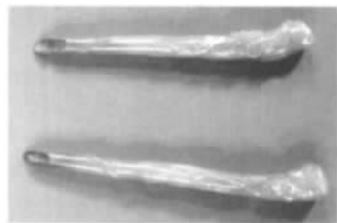
图二四

22.8 克^④。推而广之,在变薄形,略成弧曲,簪头下沉的簪皆属此类。

变异类型之二,无分切簪头,簪头与簪身无槽,直接相连。

明沐叡墓(天启七年)碧玉簪 雕刻梅花竹节纹 头端粗且弯 簪身粗大 分别长 12.8、13.8 厘米(图二五)^⑤。

古折簪子与那些用于簪头装饰的花簪明显不同,它长度是在 8~15 厘米之间,通常在 10 厘米左右,簪身的直径也比较大,它的主要用途是用来插入发髻,紧固头饰的。《醒世姻缘传》第七十三回:“钻出个妖精程大姐来,梳了一个耀眼争光的头,焮黑的头发,后面扯了一个大长的雁尾,顶上扎了一个大高的凤头,使那血红的绒绳缚住,戴了一顶指顶大珠传的髻髻,横关了两枝金玉古折大簪。”所谓金玉大



图二五

古折大簪,是指金镶玉的古折簪子。古折簪子是专门用来固定髻髻,而髻髻是明代妇女头饰的重要部分。关住髻髻的簪可以在多个明墓内发现,以江苏无锡华复诚夫妇墓内实物最为清楚。该墓有完整的髻髻和它附着的簪等实物,其中梅花簪四枝,分插髻髻两侧四个小孔内,把髻髻固定在发髻上,即所谓“横关”,也就是横向贯穿。这个固定髻髻的簪长 11~11.7 厘米,簪头镶嵌骨雕梅花,簪身银质涂金,即所谓金涂银簪。髻髻上插了坐佛、金蝉钿子以及桃花簪等^⑥。

《型世言》第六回:“要打两个钱半重的戒指儿,七钱一枝玉兰头古折簪子”……汪涵宇有疑心,“式样不好,另打做荷花头罢。”七钱的古折簪子折合近 26 克,这根金簪是比较大的。长泾明蒋宜人墓的蘑菇头金簪分别重 36.6 克和 22.8 克,居其中,也算是比较大的金簪了。此类古折簪子的簪头通常光素,少量有纹样装饰,一般簪头较小,簪头装饰比较简单。估计和它的作用有关。

与古折簪子相近的是直身蘑菇头簪,这些簪子形体较大,是古折簪子未折的状态。明代墓葬经常可以见到,例如江苏南京郊区出土云龙纹白玉簪。长 16 厘米。呈细长形^⑦。上海松江工业区古林纸厂明墓女性墓主头插木簪,蘑菇头长 12.5 厘米^⑧。青海大通县天启年间明代总兵墓出土玉簪,球形蘑菇头羊脂白玉制成。长 10 厘米(图二六)^⑨。此类簪的用途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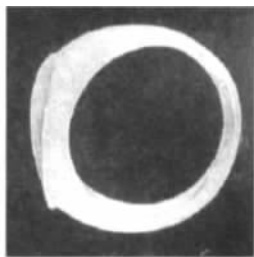
本与古折簪子相同,可以看成是古折簪子的前身。

还有一种以古折称名的戒指。明白古折簪子是头端略弯的簪子,那么头端略弯的戒指有没有呢?有的,那就是马镫形的戒指,戒指原来是等宽圈形,如果是镶宝石的,在中央稍大而凸出,马镫戒指不一样,在中央形成一个同质的平面,凸出于戒指圈,这样形成一个略弯的转折,与古折簪子相似。古折戒指在明代比较流行,因为有一个凸出的平面,变得粗重,所以是比戒指



图二六

较结实,戴着显得阔气。松江工业区古林纸厂明墓白玉戒指,戒身较厚,戒面略平,椭圆形,外径 2.4 厘米,内径 1.9 厘米(图二七)^⑩。南京江宁谷里明墓出土金戒指,戒指篆刻花纹。直径 1.9 厘米,一平戒面,为长方形,一为椭圆形,戒身粗重(图二八)^⑪。如果戒身变薄,就形成大戒面的戒子,这种形式出土的就更多了。总的来说这种戒指要比单纯的圆圈形戒指戒身大,分量重,所以当时是比较值钱的手饰。《醒世姻缘传》第七十回:“惟这乌银生活,先把来烧得焮黑,再那里还辨得什么成色,一味精铜,打了什么古折戒指,疙瘩钮扣,台盏,杯盘之类,兑了分两,还人家细丝白银。”青海大通县明代总



图二七



图二八

兵墓出土疙瘩钮扣白玉制成 0.7 到 1 厘米不等,球体一侧雕出扁平的环圈,可以穿线钉在衣服上。古折戒指因为有大戒面,外形酷似马镫,有的书里就叫“马镫戒指”。《金瓶梅》第十五回:“那潘金莲,一径把白绫袄袖子搂着,顺着他遍地金掏袖儿,露出那十指春葱来,带着六只金马镫戒指儿。”六只金马镫戒指不是一般人能戴得起,说明潘金莲傍上大官人以后忽然富裕起来,迫不及待地要在人面前显露一下,这充满虚荣心的俗态跃然纸上。

注释:

隆化县博物馆:《河北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文物》2004 年第 5 期。

②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第202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孙机：《玉屏花与玉逍遥》，《文物》2006年第10期。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省扶余县的一座辽金墓》，《考古》1963年第11期。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0期。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玉兰：《杭州市发现元代鲜于枢墓》，《文物》1990年第9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墓》，第85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

本报讯：《松江出土南宋金饰品》，《解放日报》2002年10月30日，第7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曾都区考古队、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义地岗墓地曾国墓》，《文物》2008年第2期。

青岛市文物局、平度市博物馆：《山东青岛市平度界山汉墓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6期。

⑪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市博物馆：《明徐达五世孙徐辅夫妇墓》，《文物》1982年第2期。

⑫ a.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明黔国公沐昌祚、沐睿墓》，《考古》1999年第10期；b.南京市博物馆：《明朝首饰冠服》，第193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⑬ 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苏州博物馆《苏州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

⑭ 黄文宽：《戴缙夫妇墓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⑮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钟祥市博物馆：《梁庄王墓》，第206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⑯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明黔国公沐昌祚、沐睿墓》，《考古》1999年第10期。

⑰、⑳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鞍山市文化局文物组：《鞍山倪家台明崔源族墓的发掘》，《文物》1978年第11期。

㉑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阜城廖纪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2期。

⑲ 李从喜：《湖北蕲春县西驿明代墓葬》，《考古》1995年第9期。

⑳ 姬乃军：《延安明杨如桂墓》，《文物》1993年第2期。

㉑ 贵州省博物馆刘恩元：《贵州思南明代张守宗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年第8期。

㉒、㉓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懋夫妇合葬墓》，第18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㉔ 赵评春等：《金代服饰》，文物出版社，1998年，转引自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第219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㉕ 孙机：《从幞头到头巾》，《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2001年。

㉖ 胡竹安：《水浒词典》“万字头巾”，第436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

㉗ 上海市红楼梦学会、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金瓶梅鉴赏辞典》，8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第19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㉙ 上海博物馆：《上海浦东明陆氏墓记述》，《考古》1985年第6期。

㉚ 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第5册，279号，第194页，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

㉛、㉜、㉝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市松江博物馆：《上海市松江区明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㉞ 南京市博物馆：《明朝首饰冠服》，第118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㉟ 南京市博物馆：《明朝首饰冠服》，第120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㊱ 南京市博物馆：《明朝首饰冠服》，第98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㊲ 南京市博物馆：《明朝首饰冠服》，第117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㊳ 南京市博物馆：《明朝首饰冠服》，第99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㊴ 南京市博物馆：《明朝首饰冠服》，第114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㊵ 唐汉章、翁雪花：《江阴长泾、青阳出土的明代金银饰》，《文物》2001年第5期。

㊶ 南京市博物馆：《明朝首饰冠服》，第115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㊷ 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明华复诚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第140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

㊸、㊹ 南京市博物馆：《明朝首饰冠服》，第119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㊺ 崔兆年、刘香莲：《明代总兵佩玉》，《文物天地》2003年第7期。



本期导读

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历史上,明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它恢复了受到蒙元破坏的中原舆服制度,恢复了古来一贯的衣冠服饰传统,继承中有所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辉煌时期。但是后来明朝为满清所取代,改易服饰,流传数千年的华服从此中断。距今不过三百来年,一个不是很长的历史时期,却显得非常陌生。而东顾韩国,在引进明代制度之后,基本未被侵扰,代代相传。乍见之间,犹如时光倒转,大明朝的盛景重现。明代是通向中原古代服饰的桥梁,我们了解了明代,就又可以上溯汉唐了。

明代之重要不仅在于打开中原服饰殿堂的钥匙,能执其牛耳,明代更有有吸引力的是良好的客观条件。首先,明代墓葬的保存情况良好,这既得益于特殊的墓葬技术,封存良好,也得益于历时短暂,盗掘危害有限。上世纪下半叶以来,明代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掘整理了大量的重要墓葬。万历帝定陵是目前唯一完整发掘皇帝陵寝。各地的藩王墓,如江西南城益端王、益庄王、益宣王、益定王,山东邹城明鲁荒王墓,湖北钟祥梁庄王墓以及江西南昌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公侯贵族墓集中于沪宁一带,南京靳国公康茂才墓、黔国公沐昌祚、沐睿墓,中山王徐达家族墓以及周边郊区明墓,江苏苏州张士诚母曹氏墓、王锡爵墓,无锡华师伊夫妇墓,泰州市徐蕃夫妇墓,江阴长泾、青阳明墓,上海浦东陆深墓、打浦桥明墓等。这些墓葬出土了众多纺织物和金银器宝石为主的珍贵文物。发掘报告越来越详细地报告科学发掘、整理情况,透露了文物的全面信息,同时发表了初步研究成果,其中以大型报告《定陵》、《梁庄王墓》尤为突出。而且,明代的历史文献数量庞大,《明史》、《明会典》等正统的史书外,还存有大量的笔记等,特别是世情小说,记录了丰富的信息。此外版画的兴起,明代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的精美插图提供了各种可贵的具体的图像资料。近年来,以孙机先生为代表的研究者,锲而不舍地努力,在明代服饰研究领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女子的头面、服装、霞帔等杂件,男子的头巾、束发冠等,作出了详尽而可信的考证。

如所有的古代文化研究一样,由于历史的断裂造成的认识上的空白,明代的服饰依然存在许多未知问题,要满意地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明代服饰研究依然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从出土实物出发,依照服饰的品类,整理发展条理。一是可以从某些明代的文献出发,根据文献所记载的器物作系列的研究。当然不同角度并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不过是侧重而已,现实的科学研究中实物和文献是密切不可分割的。古代器物的信息是多方面的,它保存在实物中,也保存在抽象的文献中。实物固然有形,最直观,最具体,是无可争议的客观存在。但是实物是沉默的,认识它却要考验我们的智慧。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难以摆脱主观的经验意识。器物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现象,某器物并不是只有一件,我们发掘到的部分,不一定是具有代表性,或者全面性。这两个方面都会把我们引入误区。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当时人的观点来认识这些实物。最重要的是把实物与文献贯通,这要考验研究者的学识。

本期发表的《明代巾、簪之琐论》,从微观着手,对网巾等六项器物,从梳理文献到调查出土实物,探究起源、形态、使用方法等,希望对这些头上细小物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文章指出,网巾并不是明代的创造,而是对唐宋以来网子的改进,重要性在于它的使用在明代得到了制度上的肯定。头巾环子和网巾圈子虽然相近,不过大小、使用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不能视为一物。至于古折簪子、古折戒子和万字巾是常见之物,以致以前很少有人花功夫去研究。

《醒世姻缘传》是一本写实小说,它描写了社会中下层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是明代晚期世俗社会的一面镜子。《从〈醒世姻缘传〉看明代晚期服饰》一文在整理所有服饰名词的基础上,结合已经发表的有关研究成果,让明末市民的服饰有一个全景式的展示。现在对于明代服饰的研究虽然好于其他朝代的研究,但是涉及的面毕竟有限,已有的结论,也未必是完全正确,况且尚有大片未知空间,因此该文的内容有所不足,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从一本小说去探究古代器物形制不失为一条新的途径,如果做得扎扎实实,也许是值得徜徉的光明大道。

(陆锡兴)